

公民及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Distr.: General
11 August 202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事务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款通过的关于第
3324/2019 号来文的意见* ** ***

来文提交人： Urszula Saad(由律师 Mateusz Romowicz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已故的丈夫

所涉缔约国： 利比亚

来文日期： 2018 年 6 月 26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2 条作出的决定，已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意见通过日期： 2025 年 3 月 24 日

事由： 任意剥夺生命

程序性问题： 可否受理——用尽国内补救办法；证据不足

实质性问题： 生命权；免遭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任意逮捕和拘留；拘留条件；干涉家庭生活；有效补救权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三款、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九条第一至第五款、第十条第一款和第十七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和第五条第二款

1. 来文提交人是 Urszula Saad, 利比亚国民, 1964 年 8 月 7 日出生于波兰。她代表已故丈夫 Al Malbrouk Khalifa Saad Bilkhair¹ (利比亚国民, 1958 年 1 月 1 日

* 委员会第一百四十三届会议(2025 年 3 月 3 日至 28 日)通过。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查：塔尼亚·玛丽亚·阿布多·罗乔利、瓦法阿·阿什拉芙·穆哈拉姆·巴西姆·罗德里戈·阿尔韦托·卡拉索、伊冯娜·东德斯、马哈古卜·哈伊巴、劳伦斯·赫尔费尔、康斯坦丁·科尔凯利亚、达利娅·莱伊纳尔特、巴克雷·瓦利·恩迪亚耶、埃尔南·克萨达·卡夫雷拉、阿克马尔·赛义多夫、伊万·西蒙诺维奇、徐昌禄、寺谷广司、埃莱娜·提格乎德加和伊梅鲁·塔姆拉特·伊盖祖。

*** 委员会委员罗德里戈·阿尔韦托·卡拉索的个人意见(部分不同意见)附于本意见之后。

¹ 一些文稿也使用姓氏“Belkheir”或“Bakhir”。



出生于突尼斯)和她本人提交来文。她声称,她丈夫根据《公约》第二条第三款、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九条第一至第五款、第十条第一款和第十七条享有的权利遭到了侵犯。《任择议定书》于 1989 年 8 月 16 日对缔约国生效。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和她的丈夫育有八个子女。她的丈夫从波兰海军学院毕业后,在国防部下属的利比亚武装部队供职,担任海军中尉级飞行工程师。他于 2013 年 3 月 9 日在黎波里被杀。

2.2 提交人的丈夫在去世前几个月接到信息和文件办公室的电话,该办公室由 2 月 17 日接管。² 该办公室要求作为目击证人就一件与他作为海军成员的工作和职位有关的事项作证。³ 他一到信息和文件办公室就被逮捕了。他被拘留了 17 天;最初 3 天在信息和文件办公室,之后的 14 天在安全增援部队(第 11 营)营地。在交出他的电话、护照、他儿子的护照⁴ 和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后获释,但被要求每周给信息和文件办公室打两次电话。这种情况持续了三个月。

2.3 2013 年 2 月 23 日,提交人的丈夫再次被要求向信息和文件办公室报到。当他到达时,他被告知来自米提加空军基地的一封信称他被检察官通缉。提交人的丈夫被移交给驻扎在米提加空军基地的一个营,⁵ 他在那里被拘留了 10 天。他无法接触律师,也不能接受探视。

2.4 2013 年 3 月 9 日,在空军基地旁边的路上发现一具尸体,双手被铐在背后。死亡估计发生在前一天晚上,即 2013 年 3 月 8 日。2013 年 3 月 11 日,亲属确认这是提交人丈夫的尸体。他胸部中了六枪。该营的一名成员⁶ ——后来被确认为 Suleiman Mohammed Ahmed Turki ——告诉其亲属,他是在该营不知情和未接受该营指示的情况下主动实施犯罪的。⁷

2.5 检察官对这起谋杀案展开了调查。此案被提交的黎波里东部地区法院刑事分庭,以便对被告 Suleiman Mohammed Ahmed Turki 提起刑事起诉。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2013 年 6 月 11 日,的黎波里东部地区法院根据移交和起诉决定,将此案移交的黎波里上诉法院审理,听证会定于 2013 年 10 月 7 日举行。由于被告没有出庭,听证会不得不延期。由于被告未出庭,上诉法院第五法庭(刑事分庭)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将此案移交检察官,检察官对被告发出了逮捕令。⁸ 被告没有出庭,也没有被带见任何当局。提交人的女儿敦促检察官采取进一步的程序步

² 由位于的黎波里 Hai Damascus 区的 Ahmed Arifi(Abu Hammam)先生证实。提交人表示,海军部对于这次通话不知情。

³ 给受害人打电话的是阿布塞塔海军基地安全办公室的 Ahmed Sufrani 中校。

⁴ 未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⁵ 提交人称,营长的名字是 Yusuf Albooni。联合国利比亚支持团的背景报告(“利比亚拘留期间的酷刑和死亡”,2013 年,第 4 页)表明,米提加空军基地在事发时处于最高安全委员会的管辖之下,并由包括国防部在内的国家安全机构主持。

⁶ 提交人提出,承认实施谋杀的人是最高安全委员会成员。

⁷ 提交的黎波里东部地区法院的第 137/2013 号刑事案件和提交的黎波里上诉法院的第 1955/2013 号案件的文件中确认了肇事者的身份,这些文件附在案件档案中。

⁸ 没有提供关于 2013 年 6 月 11 日至 2016 年 4 月 11 日期间刑事诉讼进展的进一步信息。

骤，包括逮捕被告并将档案移交上诉法院第五法庭进行审判。然而，在检察官于 2017 年 6 月 12 日和 10 月 2 日以及法院于 2017 年 10 月 3 日进行进一步调查(包括提交人女儿的申请)后，上诉法院于 2017 年 10 月 9 日从黎波里民事登记处获悉，被告已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被杀。⁹ 2017 年 11 月 20 日，上诉法院在进行听证后确认了被告的死亡，并根据《刑法》第 105 条停止审理该案。2017 年 12 月 4 日，法院通过了因被告死亡而免除刑事责任的决定。

2.6 提交人认为，刑事诉讼中所有可用的补救办法已经用尽。她认为，启动民事诉讼将不能有效地处理来文中的申诉，而且无论如何，诉讼已经被不当拖延。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当局未能追究任何更高级别人员对她丈夫的死亡的责任，也未能确保诉讼程序不被不当拖延，从而侵犯了她丈夫根据《公约》第二条第三款享有的权利。

3.2 提交人还声称，她的丈夫被任意剥夺了生命，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六条享有的权利。她声称，他的死亡可归因于缔约国，因为他是被一个以官方身份行事的人杀害的。提交人指出，申诉的主题是，在提交人丈夫死亡后，利比亚司法系统未能有效地向家属提供有效补救。提交人称，她遭受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损害，因为她的丈夫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和精神支柱。

3.3 提交人声称，她丈夫被拘留在残忍、有辱人格和不卫生的条件下，¹⁰ 并遭受酷刑，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七条享有的权利。她声称，得到医疗报告证实的照片表明，她丈夫身上的伤痕是殴打造成的，他左手的伤痕是被热金属烫伤的。此外，医疗报告表明，他手掌被子弹射穿。¹¹

3.4 提交人声称，她丈夫根据第九条第一至第五款享有的权利遭到侵犯，因为她丈夫没有被告知逮捕他的原因或对他的指控。不清楚他是否因刑事指控而被拘留。此外，他没有被告知他的权利，无法接触律师，也无法在法庭上就剥夺他自由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3.5 此外，提交人声称，她丈夫遭受的待遇侵犯了他根据《公约》第十条享有的权利。在这方面，她指出，当他的尸体被发现时，他的双手被铐在背后。¹²

3.6 最后，提交人声称她丈夫根据《公约》第十七条享有的权利遭到了侵犯，因为他被要求交出电话、护照、儿子的护照和个人身份证复印件，作为他第一次被拘留时获释的条件。此外，她指出，在她丈夫死后，她和她的家人一再受到电话威胁，最终不得不离开该国。

提交人的进一步评论

4.1 2020 年 8 月 27 日和 2022 年 5 月 30 日，提交人提交了补充评论，回顾了关于违反《公约》第二条第三款(与第六、第七、第九、第十和第十七条一并解读)

⁹ 下文第 6.5 至 6.12 段载有关于刑事诉讼的进一步详细信息。

¹⁰ 未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¹¹ 此处提到的证据在秘书处存档。

¹² 未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情况的首次申诉。在 2018 年 8 月和 11 月首次申诉之后的信函中，她还声称存在违反第八条的情况。

4.2 提交人表示，她不仅代表她已故的丈夫和她本人，而且代表他们的子女提出申诉，子女们有权就其父亲的暴力死亡和无人道待遇获得适当补偿。提交人回顾说，鉴于她丈夫被残酷谋杀以及随后威胁其家人生命和安全的骚扰所导致的案件的严重性，家人被建议离开该国。

4.3 的黎波里初审民事法院 2021 年 5 月 23 日发布的判决确认，国家应对提交人丈夫的死亡负责，该判决的副本附于提交人的陈述之后。该判决总结了提交人的丈夫被谋杀之前的情况，包括犯罪者作为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因为他是根据内政部第 388/2011 号决定设立的内政部下属最高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判决认定被告 Suleiman Mohammed Ahmed Turki 谋杀了提交人的丈夫。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5.1 2022 年 12 月 27 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案件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5.2 关于可否受理，缔约国认为，就《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丑)项而言，提交人尚未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关于民事补偿申诉，在初审法院作出补偿提交人的裁决后，作为政府及其机构在司法诉讼中的法律代表的国家诉讼管理局向的黎波里上诉法院对初审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¹³ 上诉法院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开始审理第 319/2019 号案件的上诉，当时上诉程序尚未结束。

5.3 缔约国补充指出，在上诉法院作出裁决后，提交人还有权向最高法院提出撤销原判的上诉。因此，缔约国认为，由于提交人未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其来文应被视为不可受理。

5.4 关于实质问题，缔约国提交了关于享有生命权的立法框架的资料。在刑法方面，国家通过其公职人员有义务不采取导致法外处决的行动。此外，国家应采取积极的法律和程序步骤，将法律框架外的杀人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国家还有义务制定必要的立法，惩罚那些实施任何影响个人生命和安全的行为的人，并提供起诉和惩罚这种行为的实施者所需的工具和能力。

5.5 利比亚《刑法》和其他补充法律将谋杀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并对这种罪行规定了威慑性处罚。政府还建立了一个司法和监管系统，保证起诉此类行为的实施者，并责成警察和司法当局调查任何涉嫌构成谋杀的事件。

5.6 从提交人的来文中来看，利比亚当局已针对该谋杀指控采取多项措施。这一点得到了提交人的证实，她向委员会提交了黎波里刑事法院在第 137/2013 号案件中的判决书，其中被告 Suleiman Mohammed Ahmed Turki 被控杀害提交人的丈夫。检察官办公室调查了此案，认为有足够证据以非法杀人的罪名起诉被告，并依法将他移交的黎波里刑事法院审理，要求对他判处死刑。

5.7 由于被告在刑事判决作出之前死亡，法院不得不裁定刑事案件已失去意义。利比亚法律规定的这一程序与其他国家的法律相似。

5.8 提交人提交了证据，证明法院已审理了在第 429/2019 号案件中受害人 Malbrouk Khalifa Saad 先生的遗孀 Orchilla (Urszula) Khalifa Saad 女士作为继承人

¹³ 缔约国指出，在上诉法院作出决定后，初审法院的判决将成为最后判决并可强制执行。

提出的赔偿申诉。鉴于实施谋杀行为者为公职人员，该赔偿申诉针对国家提出。法院接受了提交人的申诉，判定向作为受害人妻子的她提供物质和精神双重赔偿。¹⁴ 责成利比亚政府支付 200,000 利比亚第纳尔的赔偿金。¹⁵

5.9 缔约国重申，它已在刑法和民法方面采取了措施。它起诉了实施非法杀人行为的个人，法院作出了民事判决，要求利比亚政府支付赔偿。政府遵守其根据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人权公约承担的义务。尽管利比亚处于过渡阶段，面临安全风险、武器扩散、中央政府软弱无力以及无法完全控制其领土等特殊状况，但政府仍然履行了这些义务。

提交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6.1 2023 年 6 月 2 日，提交人提交了她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的评论。她指出，缔约国的意见拖延了三年多才提交。

6.2 关于缔约国声称她未能用尽国内补救办法，提交人指出，个人应该能够首先在国内制度内主张其根据《公约》享有的权利。然而，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要求仅适用于有效和可用的补救办法。如果诉讼程序过多或被不合理拖延，委员会可自行决定是否必要诉诸国内补救办法。尽管如此，委员会尚未制定一项规则，使其能够抽象地审议什么是过度拖延的诉讼程序。鉴于本案中的国内补救办法被不合理拖延，提交人请委员会无视缔约国关于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反对意见。

6.3 提交人详细介绍了她用尽国内补救办法的情况。2013 年 3 月 9 日，在 Souq al-Juma'a 区的国家安全办公室，调查当局提交的文件，包括法医报告，表明她的丈夫被谋杀，胸部中了六枪。提交的补充文件表明，武器和弹药是在未经有关当局允许的情况下使用的，最高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公职人员滥用职权造成受害人死亡。

6.4 根据这些文件，检察官将案件提交的黎波里东部地区法院刑事分庭，以便对被告进行刑事起诉，被告名叫 Suleiman Mohammed Ahmed Turki，于 1986 年出生，居住在 Souq al-Juma'a 区，是最高安全委员会成员。

6.5 2013 年 6 月 11 日，的黎波里东部地区法院在审议了提交给它的文件后，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决定将此案提交的黎波里上诉法院，以便确定听证会日期，听证会定于 2013 年 10 月 7 日举行。然而，由于被告没有出庭，听证会不得不推迟。由于被告缺席，第五法庭(刑事分庭)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将必要的文件转交检察官，检察官下令逮捕被告。

6.6 此外，提交人指出，她的女儿向负责对被指控谋杀其父亲的个人提起刑事诉讼的检察官提交了一份申请。在该申请中，她要求就以下事项得到确认：已对被

¹⁴ 的黎波里初审法院 2021 年 5 月 23 日的判决。

¹⁵ 的黎波里初审法院 2021 年 5 月 23 日的判决作为来文的附件提供，同时提供的还有以下裁决：(a) 第一，一项裁决判定，针对第二被告(行使官方身份的国防部长)和第四被告(行使官方身份的司法部长)的案件因不具备起诉资格而不予受理；(b) 第二，一项裁决命令第一被告(行使官方身份的总理)、第三被告(行使官方身份的内政部长)和第五被告(行使官方身份的财政部长)向原告 Salama Saad Al Malbrouk 支付 200,000 利比亚第纳尔，作为对物质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要求他们支付法律费用，并驳回所有其他申诉。

告发出逮捕令，案件档案已转交检察官执行办公室，完整的案件档案随后已转交主管法院的刑事分庭。

6.7 应受害人家属的请求，第五法庭要求的黎波里民事登记处确认被告是否已死亡，如果已死亡，则在案件档案中附上死亡证明，以结束刑事诉讼。

6.8 2017 年 6 月 12 日，检察官办公室对被告在针对他的刑事诉讼中缺席的最终后果进行了程序性调查。案件文件被送交的黎波里上诉法院院长，以便转交给第五法庭(刑事分庭)，与检察官办公室一起继续诉讼程序。

6.9 在 2017 年 10 月 2 日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听证会上，检察官办公室与第五法庭协调，根据提交人女儿的申请，调查了被告可能死亡的情况。它们要求民事登记处和法医部说明是否记录了被告的死亡。¹⁶ 与此同时，该案的下一轮听证会定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举行。

6.10 2017 年 10 月 9 日，的黎波里上诉法院第五法庭(刑事分庭)从的黎波里民事登记处负责人处收到了被告的死亡证明。死亡证明确认被告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被枪杀。

6.11 在 2017 年 11 月 20 日的听证会期间，受害人的女儿请求第五法庭将民事登记文件附在案件档案中，作为其判决的证据。检察官将被告的死亡证明和的黎波里民事登记处负责人的信件添加到案件档案中。根据收集到的文件，第五法庭毫无疑问确认了被告的死亡。根据《刑法》第 105 条，在被告死亡的情况下，不能做出判决。因此，该刑事案件已没有实际意义并被中止。因此，提交人认为，所有可用和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已经用尽。

6.12 此外，提交人重申了她的陈述，即本案中的民事赔偿诉讼被过度拖延且无效。¹⁷ 然而，提交人已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此外，受害人家属多次受到威胁，其目的是阻止他们继续提起诉讼。提交人要求将她的申诉视为可受理，因为缔约国法律制度的有效性值得怀疑。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7.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7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7.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因此，委员会认为《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子)项的要求不妨碍委员会审议提交人的申诉。

7.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反对提交人已经用尽所有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的说法，因为缔约国对初审法院批准提交人的索赔要求的判决提出了上诉，该上诉仍未结束，此后提交人还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撤销原判的上诉。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所有可用的刑事补救办法已经用尽，因为：(a) 当唯一的被告人在作出判决之前死亡后，刑事审判已中止；(b) 被告的上级官员没有受到调查或

¹⁶ 2017 年 10 月 3 日，应刑事分庭的要求，向民事登记处发送了有关被告是否已死亡的调查。

¹⁷ 缔约国的上诉自 2021 年 9 月 19 日以来一直没有作出裁决(见上文第 5.2 和 5.8 段)。

被判刑；(c) 2013 年开始的国内诉讼直到 2021 年 5 月 23 日才作出赔偿裁定。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的主要申诉涉及查明、调查杀害其丈夫的责任人并对其实施刑事处罚，民事诉讼无法充分解决这一问题，而且尽管她尽责利用国内补救办法，寻求民事补救，但民事赔偿诉讼作出赔偿的初步判决这一过程从 2013 年到 2021 年被不当拖延，并且直至 2022 年仍在等待缔约国上诉。

7.4 委员会回顾了其判例，即提交人有义务用尽所有国内补救办法，只要这些补救办法在当前案件中似乎有效，且提交人实际上可以利用这些办法，¹⁸ 如果国内补救办法的适用被不合理拖延，则被认为是无效的。¹⁹ 此外，在涉及任意剥夺生命指控的情况下，只能导致赔偿的国内补救办法不能被视为适当和有效。²⁰ 在本案中，与提交人丈夫死亡有关的刑事调查和诉讼已经超过 12 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要求赔偿的民事诉讼历时 5 年多仍没有结果。委员会的结论是，这相当于不合理拖延，因此，《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二款(丑)项的要求不妨碍委员会审议提交人的申诉。

7.5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在 2018 年的补充评论中没有根据《公约》第八条提出任何具体指控，也没有据此提出任何事实或证据。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申诉的这一部分证据不足，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不可受理。

7.6 关于《公约》第十条第一款，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关于提交人丈夫监禁条件的指控(除了手戴镣铐之外)证据不足，并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认定申诉的这一部分不可受理。

7.7 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根据第六条第一款和与第六条第一款一并解读的第二条第三款提出的申诉，以及根据《公约》第七条、第九条第一至第五款和第十七条提出的申诉，就可否受理而言得到了充分证实。因此，委员会宣布这些申诉可以受理，并着手审议实质问题。

审议实质问题

8.1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结合各当事方提交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8.2 关于《公约》第六条第一款以及与第六条第一款一并解读的第二条第三款，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提出了两项申诉：(a) 她的丈夫于 2013 年 3 月被任意剥夺生命；(b) 未对其死亡的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提交人认为，她的丈夫于 2013 年 2 月被国内治安部队逮捕并关押在米提加空军基地，他的死亡应归因于缔约国，因为杀害他的是以官方身份行事的最高安全委员会成员。

¹⁸ 例如，见 Colamarco Patiño 诉巴拿马(CCPR/C/52/D/437/1990)，第 5.2 段；P.L. 诉德国(CCPR/C/79/D/1003/2001)，第 6.5 段；Riedl-Riedenstein 等人诉德国(CCPR/C/82/D/1188/2003)，第 7.2 段；Gilberg 诉德国(CCPR/C/87/D/1403/2005)，第 6.5 段；Warsame 诉加拿大(CCPR/C/102/D/1959/2010)，第 7.4 段；H.S. 和其他人诉加拿大(CCPR/C/125/D/2948/2017)，第 6.4 段。另见 B.P. 和 P.B. 诉荷兰(CCPR/C/128/D/2974/2017)，第 9.3 段。

¹⁹ 判例反映了不必用尽被不合理拖延的补救办法的原则，即当国内补救办法不太可能为受害人带来有效救济时，不必用尽。例如，见 Rajapakse 诉斯里兰卡，第 1250/2004 号来文，第 9.4 段；Sendic 诉乌拉圭，第 63/1979 号来文，第 17 段；Del Cid Gómez 诉巴拿马，第 473/1991 号来文，第 5.1 段。

²⁰ 见 Lazarov 和 Lazarov 诉保加利亚(CCPR/C/137/D/3171/2018)，第 7.3 段。

8.3 委员会回顾，尊重生命权“意味着有义务避免做出导致任意剥夺生命的行为”。²¹ 此外，委员会回顾，当事实表明任意剥夺生命是在非自然情况下发生时，可推定国家负有责任。²² 在本案中，调查当局提交的文件，包括法医报告清楚地显示：(a) 提交人的丈夫是胸部中了六枪而被谋杀的受害人；(b) 武器和弹药是在未经有关当局许可的情况下使用的；(c) 最高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公职人员滥用其职权造成了受害人的死亡(上文第 6.3 段)。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对这些事实提出异议；相反，缔约国报告说，检察官办公室的结论是，有足够的证据以“非法杀人”的死罪起诉被告(上文第 5.6 段)。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丈夫的尸体被发现空军基地旁边的一条路上，他的双手被铐在背后(上文第 2.4 段)，这表明他在被缔约国羁押期间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生命权方面的实质性义务。

8.4 关于未对提交人丈夫的死亡进行调查，委员会回顾，生命权除了实质性的消极和积极义务之外，还包括积极的程序性义务。缔约国保护生命权的义务还要求它们调查并酌情起诉可能涉及非法剥夺生命的案件，惩罚责任人并提供充分赔偿。²³ 这种“调查，除其他外，应研究上级官员对其下属侵犯生命权的法律责任”。²⁴

8.5 委员会还回顾，根据《公约》第二条第三款，缔约国应确保个人能获得易用、有效和可执行的补救办法。委员会提及其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2004 年)，其中指出，如果缔约国不对侵犯权利行为的指控进行调查，可能会引起对于《公约》的再次违反(第 18 段)。因此，在涉及剥夺生命的案件中，“由于缔约国未能采取适当措施进行调查和惩罚或就这种侵权行为提供补救”，可能引起违反与第六条第一款一并解读的第二条第三款的情况。²⁵

8.6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及其女儿联系了检察官，以期就提交人丈夫的死亡启动法律程序。启动了刑事调查，被确定的据称犯罪人受到了指控和起诉。缔约国向提交人通报了调查情况，包括嫌疑人死亡后刑事诉讼于 2017 年 11 月中止的事实。然而，诉讼持续了很长时间，缔约国拖延了调查的一些程序步骤，在提交人女儿的主动要求下才采取了这些步骤，而且在被告在上诉法院第五法庭(刑事分庭)作出判决之前死亡之后，起诉被中止。此外，缔约国没有采取任何步骤调查其他个人的刑事责任，包括各级指挥系统中与被告有关的人的刑事责任。因此，没有人因谋杀提交人丈夫而被追究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一款和与第六条第一款一并解读的第二条第三款。²⁶

²¹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第 7 段。

²² 同上，第 29 段。

²³ 同上，第 7、19、21 和 27 段；Carrero 和 Carrero 诉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CCPR/C/128/D/3018/2017)，第 9.5 段。另见《关于调查潜在非法死亡的明尼苏达规程》和法外处决、即决处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A/HRC/26/36)，第 46 段。

²⁴ 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第 27 段。

²⁵ Olmedo 诉巴拉圭(CCPR/C/104/D/1828/2008)，第 7.3 段。

²⁶ Al Daquel 等人诉利比亚(CCPR/C/111/D/1882/2009)，第 6.4 段；García Mendoza 和 Gutiérrez Julca 诉秘鲁(CCPR/C/134/D/3664/2019)，第 8.9 段；Olmedo 诉巴拉圭案，第 7.5 段。

8.7 关于根据第七条提出的申诉，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她的丈夫在拘留期间遭受了酷刑，提到了一份医疗报告和照片，其中记录了他身上因殴打而留下的淤伤和左手被热金属烫伤的痕迹。提交人还声称，正如医疗报告中指出的，她丈夫的手掌被子弹射穿，在被处决之前，他被关押在残忍和不卫生的条件下，最终双手铐在背后被枪杀。委员会回顾其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1992 年)，其中建议缔约国应为被拘留者接触家人、律师和医生提供便利(第 11 段)。²⁷ 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中，提交人的丈夫于 2013 年 2 月被国家安全官员逮捕并关押在一个秘密地点；他被剥夺了与家人和律师的联系；他的家人无法获得关于他下落的任何信息；他的家人于 2013 年 3 月 13 日被告知他的死讯并要求他们辨认尸体；除了他在遭受酷刑后被枪杀的事实之外，他的家人没有被告知他死亡的相关情况。因此，委员会认为，就提交人的丈夫而言，存在违反《公约》第七条的行为。

8.8 关于违反第九条的指控，委员会回顾其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12 段)中阐述的防止任意拘留的标准。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的陈述：国内安全部队成员没有被告知她丈夫逮捕他的原因或对他的指控；他被国家安全官员拘留在一个秘密地点；他没有被告知自己的权利，也无法接触律师或家人；他的家人无法获得关于他下落的任何信息；他在隔离监禁中遭受酷刑；²⁸ 他无法在法庭上对剥夺他自由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委员会注意到，没有向他的家人提供关于他的拘留地点或命运的官方信息，他的家人只是在 2013 年 3 月 13 日被要求辨认他的尸体时才被告知他的死讯。鉴于上述情况，在缔约国没有提出任何意见或解释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就提交人的丈夫而言，存在违反《公约》第九条的情况。²⁹

8.9 关于根据第十七条提出的申诉，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论点，即在第一次拘留她丈夫时要求他交出手机、护照和他儿子的护照，作为释放他的条件，而且在她丈夫死后，她和她的家人一再受到电话威胁，迫使他们离开该国。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没有就提交人在这方面的申诉提出任何意见，因此，只要提交人的指控有足够的证据，就必须给予适当重视。³⁰ 鉴于上述情况，在缔约国没有作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委员会收到的材料表明，提交人及其丈夫的隐私、家庭和住宅遭到多次任意或非法干涉，违反了《公约》第十七条。³¹

9. 委员会依《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款行事，认为现有资料显示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条第三款(与第六条第一款一并解读)以及第七条、第九条和第十七条。

10. 根据《公约》第二条第三款(子)项，缔约国有义务给予提交人有效的补救。这要求缔约国向《公约》权利受到侵犯的个人提供充分赔偿。因此，缔约国有义务：(a) 对提交人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包括调查的拖延，提供适当的补偿；

²⁷ 除其他外，见 Boudjemai 诉阿尔及利亚案(CCPR/C/107/D/1791/2008)，第 8.5 段。

²⁸ 第 35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35 段。

²⁹ 例如，见 Abushaala 诉利比亚，第 1913/2009 号来文，第 6.5 段；Aouali 等人诉阿尔及利亚，第 1884/2009 号来文，第 7.9 段。

³⁰ Khirani 诉阿尔及利亚，第 1905/2009 号来文，第 7.3 段。

³¹ A.M.H. El Hojoui Jum'a 等人诉利比亚(CCPR/C/111/D/1958/2010)，第 6.7 段；Hadhoun Hmeed Mohamed(CCPR/C/112/D/2046/2011)，第 6.6 段。

(b) 对提交人丈夫的死亡进行及时、独立、公正和有效的调查，并查明、调查和起诉可能对其死亡负有责任的其他人，包括各级指挥系统中的官员；(c) 向提交人提供详细信息，说明调查结果，包括她丈夫死亡的实际情况。缔约国还有义务采取步骤，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侵权行为。

11. 缔约国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缔约国也已承诺确保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如违约行为经确定成立，即予以有效补救。鉴此，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 天内提供资料，说明采取措施落实委员会《意见》的情况。此外，还请缔约国公布本意见，并以缔约国的语言广泛传播。

附件

[原文：西班牙文]

委员会委员罗德里戈·阿尔韦托·卡拉索的个人意见(部分不同意见)

1. 我不同意委员会认定提交人关于违反《公约》第十条第一款情况的申诉不可受理的决定。已经充分证明，受害人受到了不人道的待遇，被关押在军事基地，交由军事人员看管，被剥夺了与家人和律师进行任何联系以准备辩护的机会，而且不允许接受探视。缔约国根本没有反驳提交人在这方面的指控。
 2. 委员会作出了这一认定，从而无法审议该申诉的实质内容。委员会第 20 号一般性意见(1992 年)第 11 段提出的推理也适用于确认缔约国的行动侵犯了受害人受《公约》第十条第一款保护的基本权利。在被剥夺生命之前，受害人没有得到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
-